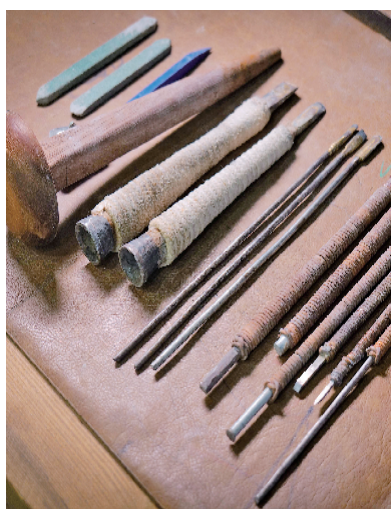
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吕梁砚制作技艺

吕梁砚制作技艺 2022 年入选徐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砚,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,现已成为人们收藏观赏、陶冶情操、馈赠好友的佳品。而徐州制砚最早可追溯至 2000 年前的汉代,徐州汉墓出土的石砚、石镇都证实徐州在汉代已掌握制砚技艺;文字记载最早出自《徐州志》:明代嘉靖年间,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张镗,取吕梁石制砚赠友,并与端、歙砚齐名;清徐州知府整图,请人制吕梁砚,并作诗文称颂。



▲制作吕梁砚的工具。



▲吕梁砚文创产品。

●受访人

张峰, 吕梁砚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, 1974 年生, 来自徐州市铜山区, 2005 年学习制砚技术。2015 年发扬完善吕梁砚制作技艺, 他多年来数十次去安徽歙县、广东肇庆等产地拜访制砚名师大家, 学习制砚技艺, 得到了多地制砚名家的指教, 并结合徐州的玉雕技术, 加上多年的制砚实践, 完善并形成了独特的吕梁砚制作技术。

吕梁砚 一脉新墨续写石上春秋

本报记者 吴一凡

砚台不言,以石承墨。《文房四谱》有载:“砚者,研也,可研墨使和濡也”。一方吕梁砚,不只是一块石,更是一脉文明、一纸春秋的见证。

其魂在石质与墨意相融——石理细腻是刚,发墨如油是柔;形制古朴是刚,涵光蕴彩是柔。千载磨砺,残砚仍立案头,磨痕如岁月之纹,却令人唏嘘;最坚硬的岩石,原为安放最深沉的心事;最沉默的器物,恰是延续最悠远的文脉。

在徐州吕梁,这脉石间涵墨的故事,正以拙朴而灵动的气韵,穿越汉烟宋雨,缓缓走来……

刀尖上的千年古韵

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,砚,不仅是书写工具,更是文化的载体。而吕梁砚,出自徐州吕梁,始制于汉代,盛于明清,曾与端砚、歙砚齐名。

“何人此玉湖砚,吕梁之石琼瑶片。”吕梁砚以质嫩纹细、清莹如玉、色若浆水、下墨如挫、发墨如油、不损笔毫的独特品质,被誉为“石中君子”,承载着两千年的文化记忆与匠人智慧。

吕梁砚不仅是书写工具,更是中华文明进程的见证者。

从徐州汉墓中出土的石砚见证徐州砚历史源远流长,其发展脉络可概括为“萌于史前、兴于秦汉、盛于隋唐、卓于宋元、精于明清、衰于民国、荣于当代”。

春秋时期,孔子曾驻足吕梁洪边,目睹“悬水三十仞,流沫四十里”的壮观景象,发出了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千古一叹。这片土地早已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至南唐,后主李煜以家乡石料琢成“海岳庵研山”,吕梁砚由此名动天下,从实用之器升华为艺术珍品,走入文人审美的殿堂。

宋人米芾在《砚史》中记:“泽州有吕道人陶砚,以别色泥于其首纯作吕字,内外透。”一方砚,能入米芾之眼,足见其艺之精、名之重。

吕梁砚的制作工艺在明清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,明嘉靖年间,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张镗制作吕梁砚,工部主事姚涑为之作《玉湖石砚记》,详述其制作经过,上面写道:“行署之北山,樞美石焉,君取视之,喜曰:此砚质也,奚必远求端、歙乎!其润沃如,其贞栗如,如制砚数枚受墨甚宜,以遗诸过客,客亦竞索焉,持为奇玩。”

清时的吕梁砚不仅以“透气不渗、叩之声润、质坚耐用”见长,更融“拙中藏巧、朴中蕴灵”的审美意境。徐州知府整图得吕梁砚,欣然作铭,赞其“刚健秉刘项之余气,秀润被韩苏之遗风”,恰是文人精神与匠人技艺的完美共鸣。

然而时代更迭,工业浪潮席卷,吕梁砚亦一度式微,窑冷技隐,几成绝响。直至近年,才有传承人如张峰者,依古制、考文献、访旧址,躬身复兴此艺。



▲凿大荒。



▲起砚边。



▲细雕。

从「石」到「砚」的蝶变

“铿,铿,铿……”

凿击石材的清音,自吕梁砚艺术馆的工作室中悠悠传出。对于张峰而言,这声音早已融入生命,成为他与石头、与历史对话的语言。

张峰的学砚之路,始于 2005 年。吕梁石质虽优,却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脾气与脉络。听师傅常说“石如人,有骨有魂,读不懂石,就制不好砚”,辨石纹、察石色、听石音于是成了他的日常。一凿一鏊之间,他逐渐学会与石低语。

制砚需经过相石、设计、凿大荒、起砚边、铲平砚堂、细雕、上细、拓片等八大步骤,三十道工序。每一步,皆是对心性 with 技艺的双重修炼。

凿大荒这个步骤,力度稍偏便易损石形。初学时,张峰手持斧凿,屡败屡试,双手磨出厚茧,才终于掌握那份“重中求稳、刚中带柔”的劲道。

“砚雕是一种艺术创作,一般要求掩疵显美,不留刀痕。”张峰告诉记者,这个工序分为凿刻和雕刻两步,匠人需先将水池、砚池、覆手凿成后,再用雕刀修饰。而最令他难忘的,是学习“细雕”那段时光。“这可是个脏活,到处都是粉尘,有时候稍不留神还会凿到自己手上,受伤是常有的事情。”在学习的过程中,张峰渐渐悟出,制砚不只是手艺,更是一场“心手合一”的修行。为了一处云纹的回转、一道墨池的弧度,他常常反复琢磨至夜深。

经年累月,张峰在承袭古法的同时,更在传统中寻求突破。他翻阅古籍、考察旧址,整理出近 20 万字的吕梁砚研究笔记,系统完善了吕梁砚制作技艺流程。他坚持以素砚为宗,造型端庄大气、线条文雅挺秀,重现吕梁砚“拙中藏巧、朴中蕴灵”的美学精髓。

除了对技艺的不断学习和探索,张峰还面临着吕梁石材日渐稀缺的现实。真正的吕梁石取材艰难,石料中多暗伤与裂纹,往往“百片石难成一砚”。但他未曾放弃,将早年存下的有限石料视若珍宝,每一刀都刻得慎重。没有美术功底的他,凭借惊人悟性跨过雕工与打磨之难——尤其是“三分雕、七分磨”的最后阶段,他常连续工作数十小时,以求手工打磨出砚台温润如玉的质感。

如今,每当他在工作室中俯首凿石、运刀如笔,便仿佛与历代制砚人遥相对话。他说:“石头不语,却见证千年文明。而我愿做那个让石头开口的人。”——刀锋落处,不只是砚,更是一段被重新唤醒的历史。

在创新中传承古老技艺

在有限的空间里,砚台与文人相伴,共同书写着岁月的篇章。方寸之间,尽显千年文化的魅力与韵味。

然而,由于失传几百年,制作考究的吕梁砚问世后,市场知名度一开始并不高。

“文化事业要慢慢来,急不得。”张峰潜心创作,2018 年起,他着手开发吕梁砚文创产品,从第一代大砚饼到第二代竹盒圆砚,再到融入现代设计的高级灰系列,不断尝试让传统砚台走入现代生活。

2021 年,张峰创建了全国首家吕梁砚艺术馆。这里并非简单陈列古物,而是以历代砚台复刻为主线,系统梳理吕梁砚从汉至清的发展脉络。馆中每一方砚,皆为他亲手仿制而成,形制依古,意蕴却新。这一步,不仅填补了吕梁砚展示与研究的空白,更让消逝的匠心和智慧重新被看见。

他始终坚持“制砚如做人,人正砚方美”。尽管砚台已渐离实用,张峰却执着地走进学校、开办讲座,带孩子们触摸石料、体验制砚。当他看到孩子们手中捧着自己亲手雕出的砚台,眼中发亮,惊呼“神奇”,那一刻他相信,非遗传承的生命力正在于此。

一研一凿,能赋予石块以生命,一书一文,能让文化世代延续。在张峰看来,近二十年的坚守与传承,付出无数的心血与汗水,都是值得的。“这是吕梁砚传承人的责任与使命,只要能给后人留下一笔文化财富,我无怨无悔。”

“我一个人做得再好,技艺仍是孤单的。只有更多人一起来做,吕梁砚才能真正活下去。”张峰以刀为笔、以石为纸,不改初心。他所做的一切,不只是复原古物,更是要让吕梁砚携千年文脉,沉稳、灵动地走进新时代。



▲行囊砚。



▲仿唐代折痕簸箕砚。